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尺牘三

答安東親清

道義之交。異姓骨肉。古今以爲美譚。況在異國耶。令郎天姿純粹。志意高遠。誠有得於庭淑之深。迺不棄鄙陋。慨然以弟瑜爲宗。弟固無以拂其盛美。久欲修候一則拘拘未同。一

則恐妨靜定。令節至復拜嘉貺之辱。何稠疊無已至此。勉強登受。其心醉明德者。當與此惓惓相爲終始。不特周公瑾醇酒而已。謝謝。外具拙筆壹幅引意。希莞存之。臨楲不盡惓切。

與安東守約十一首

前完翁云。賢契正月來崎。愚謂正月來可及二月初五之期。此日修先大夫之祀。非徒望賢契陪祭享餕而已。且先大夫峻潔端整。亦欲陰靈望見賢契温良醇慤之色。賁然歆格

也。接來書知不可得。前書又不便明白相邀

今不可及矣。徒懷怏怏耳

二

文公家禮中。評駁諸事。言之太早。僕不佞事
有次序。或見或隱。然後暢言之。不佞亦欲考
古合今。著此下書也。若使言而無害。不妨言
之。但恐有識之士。實難其人。非立廟設表爲
往。彼徒臆決未深省耳。將來一有横議者。與
之辯不可。不與之辯不可。故須躊躇。批駁古

人。要嘗使死者心服。不然則爲妄肆譏評矣。不佞今年之病。較甚往年。日則不得少息。夜則喘嗽達旦。坐則瞌睡頭暈。時欲嘔吐。誠非佳兆。諸事冗甚不能悉。

三、

賢契篤於骨肉之情。此自賢契天性之獨厚。學問之獨充。乃又於兄弟病危之際。舍之而遠憂不佞。且欲同來餓死。（今按。是時長崎火災。省菴妹病將死。省菴舍之而赴之。謂欲與老師同餓死。歸後所寄之書也。）賢契之於不佞

懇悃眞篤。遂至於此。中人以下。或不能施之於其父。不佞腆顔當之。異日其何以答賢契而能無愧於心也。且竊觀上下左右內外。自尊公老先生。與貴知交而外。恐未有一人與賢契同好惡者。賢契何見而獨能及此。眞不可解。但七十老翁。以不佞之故而干瀆之。非孝也。所以學者忠孝其大焉者也。以後萬萬不可如此。至囑至囑。

尊公欲得拙筆裱屏。賢契自當登言之。何乃囁嚅如此。老親有限之日。有一可以怡悅其心者。即當極力致之。況事在不佞哉。不獨尊公而已。即尊公極知愛之親友。欲得之而難於啓齒者。亦當曲探尊公之意。即寓書來寫致之。即所以悅其親也。本欲立時書上。緣比來逐日多病。欲速恐益不佳。艱澀衣裁工。爲厲官所獲。因禁獄中。未來。來則急急爲之。無問其費矣。潦草則所費不甚相遠。而不可以

爲式。亦不可也。歷訪他工無知者。今好此者多。但未有能之者耳。棺製曾成否。斬袁尚有數物。當候前工成之餘再悉。

五

孔子生知之聖。其一生並不言生知所言者學知而已。如曰好古敏求。我學不厭。不如丘之好學也等語。可見聖人敎人之法矣。陸象山王陽明之非。自然可見矣。不論中國與貴國。皆不當以之爲法也。伊藤誠修止之爲妙

昔者劉惔與王濛遠遊而餒。有一人設盛饌招之。王濛亟欲往。劉眞長不肯曰。小人未可輕與作緣。前書所問㠯此而已。

六

卿疎遠之人。多不能信其誠一之若此。久交容交無不知之賢契前謂不佞質任自然久而不變。此是不佞一生本色。此是賢契眼明口快處。魏文侯燕飮天雨。不失虞人之期。古史美之。直是裝點要譽耳。

七

完翁云。賢契欲過重九方來。極爲有見。前來呂張諸葛畫三幅。求題贊。完翁云三幅俱要一樣高低上下。如此則大小長短。俱要一同。矣。俱不可差移。不佞未見此式。甚爲可笑。即如琢畏三亦溪呂爲不然。不佞仍恐日本有此體製。故特走札問明。方敢落筆。恐污損名畫。溪爲不雅。若四字韻贊。不佞平生所極鄙者。必不敢如命。且此畫既欲留之千古。會須

作二一兩句千古語一如何又欲二草草塗塞一自相矛盾。可笑。

八

不佞在此。每事俱賢契週全。況賢契俸廩甚廉。而所惠如此。毋論中國與貴國。誠爲人情所難。去年及今。兩國人大爲感頌。非惟不佞銘佩而已。賢契尚且不豐爲歎。必如何而後可無歎。是何言也。

九

喪祭之事。承諭自當著一書。但著書之事。前日質之古人。後日竢之後賢。其中有一毫不妥。目前雖人人識賞。而百世之後。有一人議者。便非完璧。故須遲遲耳。俟居定。即當爲之前木工未至。如琢亦冗冗。諸物俱未備。備則製來。衰衣之制。在不佞謂尚未允當。賢契乃如此珍重耶。

十

賢契年過四十。未有室。使踰七十之老父。日夕

以此爲憂。非所以爲孝也。孝道一虧。百事皆爲枝葉。無益也。七十感難無及矣。力所不能。而勉強爲之。以悅親之意。如是而謂之孝。力有餘裕。不足謂之孝矣。惟居室之倫爲急耳。

十一

半載以來。不得音問。心甚懸切。前書謂風疾未瘳。不堪勞勸。今不知何如。有便希作書慰我。不必多。亦不必求其文。惟取達意而已。令郎能嬉笑。學步以娛老祖矣。希并以寄聞。此

間事欲詳細作一書致賢契。奈非病則冗。有便時輙至迫促。不侫與賢契相與。賢契視我猶父。我不能毫毛益爾。靜言思之。實切慚愧。即欲求數日從容細談。亦不可得。何數之奇也。不侫承宰相上公厚愛。無與爲比。水戸學者大興。雖老者白鬚白髮。亦扶杖聽講。且賛儒道大美。頗有朝聞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機括。且云已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

答安東守約九首

耶來兩札俱佳。不必更改。凡作書助語。如之乎者也等字。非甚不得已。不可用。句要勁詞要古。而無用古之跡爲佳。所謂一應文字。出之先秦兩漢者爲妙。若要近便適用。或取尺牘爭奇。穪黃小品。選其可者。熟翫亦可。冗次不旣。

二

前書醉後所草。深夜筆凍。誠恐率誤。未知何如。夙夜弗懈。勤學勵行。此今日空谷之音也。

而賢契能篤信而行之。及門必有可觀。貴國之文教。其有興乎。講周易左傳綱鑑。煩勞極矣。咬菜之軀。堪之乎。笑笑。左傳合經者。宜於解經。不便於讀。別有善本否。杜詩即欲寄上因來人不能多帶。止寄五七律陸本。希炤収。

三

久不見賢契文。及今乃大長進。格局文勢意語俱絶佳。非尋常所可幾及。尚祈研精古來大作手。當成貴國一大作手。大名公。勿徒草

草也。至於理障之學人已俱入混沌。須一切屏去。千萬勿以擾心。縣布公屏風六葉。要眞字大字二行。如此則二十字內外。聖賢格言如何可盡。此或是落筆時差誤。故須問明然後爲之。即祈亦知若必欲如此。恐語短意淺。不足以曉人也。

四

文公家禮。覓得速速寄來。以便起手。更得儀禮周禮爲妙。不考定諸書。不見定裁。恐不尊

不信。不信不從也。序稿改定附上。希炤收

五

兩書俱領到。賢契因不佞之人使令欲遣盛使前來。此休戚相關之至情。極感極感。無論盛使有病。即病愈亦勿遣來。言語不省。一也。往來多費。二也。萬萬前燭久精緻。有一人能爲之。當別寄來。不盡。

六

忠孝事大。不佞才劣計庸。自揆初心。實多內

疚。父子夫婦之間。情義超然。賢契乃獨上推夷齊。下逮曾連。謂爲義士。不獨今人貴古賤今。甚駭聞聽。即不佞冒昧羨此。罪戾轉深。他日得無忝所生。庶不爲知交之辱。秋間來此共相講磨。食蔬飲水。相與有成。亦不佞大不幸中一大樂事。不佞於中夏四國。本來一體爲親。凡遇英才。樂於奬進。既已道合心孚。豈有彼此間別。門牆之論。雖爲謙德。實未深悉鄙懷也。寄來書籍。炤單察入。

七

昨見賢契來書，知畏三勵志向學，甚喜。畏三本有可教之資，久於荒棄，舊年忽有此想，所謂天牖其衷也，所爲極大關頭也。彼時聞之，曾對如琢云，此極妙事。今果然矣。賢契循循善誘，大啓其機，與他人教之功相百倍。異日有德有造，恩侔生育，不虛通家之誼矣。賢契前日之所譽，但爲過當，若使移日贖之，眞切實而不浮也。喜而不寐，良然良然。

八

伊藤誠修兄策問甚佳。較之舊年諸作。遂若天淵。儻繇此而進之。竟成名筆。豈遜中國人才也。敬服敬服。片岡宗順文雖未得肯綮。而詞氣絶無蹇澁之病。大不類日本風味。少年又能力學。當大加奬進也。三詩不佳。且有大病。殊不佀其文。二兄作本不應批閲改竄。因賢契之言。遂不顧僭越耳。至若門人之稱。恐非所宜。好爲人師。古今通病。且恐世人未必

復有安東省菴也。三省回竟無信息。聞其母

已故。或爲此耳。諸再悉。

九

初六日 奉手書。距今二十日。懷念之深。伻乎

遠濶。昨暮惠頒翰教。足慰渇思。復諭秋仲可

臨。益喜。惟盛使舟行遇風。幾至傾覆。此心殊

不安耳。前書伻不必復寄。既承來命。附使將

上。惟愼之。虛囂自矜之士。不足與觀也。希炤

入。疊承台惠。甚媿多儀。酧爵貪饕。難於報稱。

韓柳批評。自當如前點閱。諸情縷縷。非晤言不得罄也。不次。筆談壹冊附璧。

與下川三省二首

汝瘡癬未愈。昨力旋。復聞汝感冒。不傷眠食否。秋氣宜慎節。汝臥起煩躁。近又無忌憚。潑爲念之。吾於汝分爲師弟子。而實有父子之情。每爲過慮。二三分之疾。便作十分之想。若汝能曲體此心。則佳矣。若汝能如去冬及今正二月。溫柔和緩。則吾無慮矣。在遠不能釋

然。故遣力走問。擬明日往見黑川保田二公。携汝同行。若不能行。可呼小藍與乘之。不盡。

二

望其子爲聖爲賢者。父之道。肖與不肖者。可任其子之心。愛汝教汝者。師之道。專教與不專教者。可任乎汝之心。若教之有益耶。前者之言。非不足也。教之無益耶。今日雖更益千萬言。有何益哉。我於汝貴多少委曲。多少苦心。汝非木石。寧有不知之者。在汝自爲之。今

日脉畧好。甚喜。脾胃不少好。調理亦易。看脉定。速速回來。不悉。

與奥村庸禮七首

別久晤稀。遠懐難釋。往日走候。思欲一為傾瀉。乃以台駕入朝不果。方圖再叩。以申契濶。又復期日。寵招。辰刻且辱令壻臨貺訂約謝謝。但誼屬通家。當崇倹約。一菜二簋。儘足暢叙離情。多品多儀。更滋勞擾。況今大災之後。又當自卿士大夫力挽頽風。萬勿過費。以違

上令不佞事事剴直。惟祈炤察別諭當俟明日。面爲酌議不盡。

二

情意初接。遂已遠離。半載而歸。又以匆匆及多病。踪跡闊殊。甚賢弟惓惓無已。而不佞契然若此。深慮高明或未能深原之也。刻下即當旋旆。念之無以爲心。以不可知之別。如此草草。謂是理道乎。謂是情義乎。徒增悵惘耳。明早當造署。面談。非此恐無握手之期矣。賢弟

公務甚殷。未知得如願否。外齋額記序。凡八幅奉上。別具草目。惟祈炤存。遲緩爲罪。必能鑒諒。不宣。

三

千里遼濶。數載爲期。分手乃如此草草。甚難爲情。明晨僉從星馳。理難祖道。前已面敍。茲更言之。以明耿耿耳。賢弟恭勤敏練。事上之極軌。然途中飲食起居。亦宜節勞自愛。通候抵都後數字以寄平安。令郎并希道意。順庵

令親。不及另書。前者屢屢勤奉。更懇吒名致聲。

四

纓勒鞍鞦俱成。雖不能精差可脫俗耳。且不倭於此等事。向不留意。故不能詳也。按圖索驥。多有不相合者。惟額上之纓。及項鈴之所埀者。皆用纓騶。而工人堅謂纓騶難覓。今用馬鬣染色。恐不中大觀也。况甚病甚。而工人來索書。潦草數字奉達。諸容再罄。

五

武夫悍將。兼譏文人無用者。被秖見迂儒小生。三村學究。膠柱鼓瑟。引喩失義者耳。如王欽若輩。閉戸誦經賦詩。退虜者耳。若陸宣公李長源王文成高文襄輩。圖度虜情。如指諸掌。雖健將累百。有能出其範圍者哉。又安在悉索刀瘢箭痕哉。是欲爲大將名將。必當讀書。

六

東北相違千里。遠道也。三年以為期。遠期也。遠道遠期。一旦而得。歡焉道故。抵掌論心。踰七之老。真為望外之喜。數年以來。雖眷懷弗替。問遺頻仍乎。何如親接手容之為快也。誠欲趨造邸中。一問修途車馬。寧和諧適。又念貴國主初入都門。輯瑞陳庭。政務繁冗。事上接下。賢契應無晷刻之閒。又不敢以急欲相見之心。溷擾清思也。不盡欲言。可勝瞻溯。

七

今郎初到即顧我。見其舉止端詳。言辭悃款。大快人意。昨者貴國君。命之職事。少年得之。此必有以深結夫至知者。賀賀。然此乃卿相之始基。而功業之嚆矢。若能日慎一日。而充之以問學。將來建樹。豈惟猶夫人而已乎。惟在加意懋勉耳。賢契當公務獨契之日。（今按獨契疑之契訛。）乃擇冗枉顧。雖足慰願見之心。而意殊歉歉。又重之以嘉貺。益增媿赧矣。諸容再晤面宣。

與奥村德輝五首

尊翁兩書。俱言足下近況。詢來使。又知納祉。爲慰。足下託筆於令姊夫。問不佞平安。此情也禮也。足下以不能作唐書之故。恐有差誤。是以難於把筆耳。即用日本文字。託令弟安積兩生讀之。亦是候問。不必拘拘於此。但望足下入奉父母。出而讀書好古。自然日漸通透。至於時俗應酬。均爲末務也。亮之亮之。

二

令曾祖母。遐壽令終。可以無憾。然賢孫令子之情。雖百年亦未云多。存歿之際。必懷傷感。昨日聞喪趨弔。理自宜然。何以固辭。又不得不止。幸惟達意尊公足下。久病新愈。元氣未復。尤當愼於霜露。違遠膝下。初出從君。事事皆須敬謹。不可喜事而過勞。不可失時而晚食。外致蜜柑臺籠。爲道中止渴之具耳。諸竢旋軫面言。

前日揮冗過辭。且遲暮不能具杯酒從容握手。此行爲遠別。爲久別。不佞老憊無俚。恐從此爲永別矣。又日薄暮速去。可勝悵怏。令尊恙初愈。途中凡事當爲代勞。當曲體。又恐足下過於勞勩。奈何。然不得不爾也。外具彤管參矣。不足云。敬但爲他日國史秉筆紀事紀言。紀勳之徵耳。哂入爲幸。不能走別。希惟炤亮。

四

別離容易。再會艱難。前賢以爲深慨。況不佞暮景楡巓。而足下新昏黄實。此來一會。殊出人意料之外。今但聊詢鞍馬平安耳。恍豫之情。尚當徐徐細記。

五

九方皐相馬。得其神駿。今不佞特皮相耳。不惟皮相也。牝牡驪黄。時或誤焉。故知非其技也。因玉屬聊以塞責耳。

答奥村德輝四首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德業俱進。良有厚望。去冬及新歲。兩叨問遺。溪銘至情。前後俱在病中。手顫心悸。不能一字作答。溪用爲歉。釋奠習儀。禮之小而畧者。不足爲快。宰相上公欲習五廟之禮。不倭前年舊年。屢次力辭上公堅欲一習。則今秋冬當有此舉。此爲大饗儀文繁縟。節目多端。多士即能用心。必非一戲可及。一二年間。方當演肄。但使不倭殘喘若存。明年定與斯會。況服部其東頗能習其度

數不足爲歎也。兼惠能州澥參壹箱領到。耑此附謝。不既。

二

讀書勵行四字。盡爲學之事矣。而又加之以勉強。則功無作輟。德不踰閑。循循而進。何有底止。呫嗶非他。呫嗶而咀其味。得其眞則皆勵行之資也。足下尚視之爲二乎。不能咀其味得其眞。則文具而已矣。讀書何爲。不侫老憊昏荒。不可名狀。相別未能一年。事事皆日

暮途窮之意。不佞性本疎慵。而藤井茂英又云。度歳後。方復命。一遲至今。足下亦能原之乎。不盡。

三

不佞情懐種種。竟不知有獻歳之樂。展讀賀啓。娓娓祝長年之慶。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思。一何懇懇哉。嗣聞足下有弄璋之喜。佳兒岐嶷。兆於初生之日矣。賀賀。爲人之父。勵行益不得自弛。蓋爲人之子。猶得託戲舞斑衣

之意寫我孺子之懷。爲人父。則房闥之中。
均不得自輕不能已無知欺孩提也。小女五
歳之言。播傳人口。萬一再有聒時。容當共爲
抵掌。

四

伻來知閫府安好。惟令尊初夏得少恙至今
未痊。湯藥親嘗。孝之事。非大也。體其心代
其勞。則稍大於此矣。令尊無疾而忽有疾。雖
壯年固當慎重。祉者福也。本從示從止。而俗

若從ニ足一則騶虞麟趾矣。乃左右足之大拇指也。不可レ不レ辯。病甚不ニ多及一。

書從レ衣ニ耳。吉甫燕喜。既多受レ祉。言レ福也。若從

答ニ古市務本一三首

足下職司ニ典謁一而新正又賀客雜遝。車馬塡咽之時耶。乃於ニ匆冗之中一遠念ニ寂寥一惠ニ呂莊東一。雖ニ復千里一猶記憶不レ忘耶。不佞久恙。近來三十五日內。方ニ覺少痊一。然猶病根不レ除。寒熱時侵ニ此一。復又暑氣炎蒸。事未レ知ニ如何一耳。

二

代筆書隨到隨答。親筆書則或遲或速。未有定期。歷覽名公箋啓尺牘可知也。而亦偶有不然者。視其時勢何如耳。不佞本不拘拘於此。足下何自云然。貴邦人形跡不化。多責望於靡文。徃復之中。容或有之。足下何且及此。不佞四月間稍愈。近復多病。蓬頭徙倚。無可容足之地。晝則望其速夜。夜則望其速旦。幾同曷旦矣。光景如此。足下謂有善狀否。承惠

醃野鴨肆翼謝謝。

三

世風日漓。生氣日薄。人壽因而日促。遂以百歲爲上壽。八十爲中壽。六十爲下壽。不佞今年七十有五。其於中壽。庶幾哉近之矣。祇以毫無所樹立。無可以復天之命我者。故不可以死。奈兩年來。病患相尋。恒無閒泰之日。其來也。如遊子歸家。一蹴即至。其去也。如他鄉故友。分手東西。依依不舍。今太勢似已退去。

或者來年猶得再晤。亦未可知。然而不敢必也。報札遲遲。望勿爲過。

與五十川剛伯二首

服部其衷。薪水之費。三四年來。屢與足下言之。足下云既已送上。不便返璧。不得已權宜留此。不虞足下竟不爲我道明。此子事不佞如事父。朝暮服勤而不倦。一二年來。愈加周摯。逆旅孤老而得此。豈不深感顯忠厚情至。若蔬食菜羹。不佞之力。能與共之。何事復須

顯思經營。且不佞老矣。衣食裁足而止。更不須多積金銀。已剋惠來黃金拾貳兩。暫留於此。候足下至說明而返之。每年但與質實冬衣一二件。目無失初意已爾。至於夏衣。不佞處甚多。亦不必更賜也。不盡。

二

束裝已竟。未本欲治杯酒為足下餞別。因足下此行。行不能端履。食不能耳味之時。故弗為耳。外具粗菓陸囊。少具途中不時之需。惟

哂入。又下川三省書一封。希致之。如宗曾不在都中。足下即開折此書。焰數爲之不盡。

答五十川剛伯三首

登高令節。每憶龍山遍插茱萸。所少豈惟一人而已。對物懷思。徒增感慨。葡萄馬乳。肥巨秋風造物之功。潑於時雨。與言及此。可勝神媿。

二

細閱來章。足爲元日一喜。纚纚有序。出之不

忙不追。殆欒鉞之所謂整暇者乎。駢詞之體。肉豊則癡。骨露則癯。鑄辭易至於生。愼古必流於腐。輯千孤以為裘。美則美矣。針線多痕。添三毛而成像。肖則肖矣。精神無主。清華流利。又能一氣呵成。斯為上品。歐陽文忠之才。不能四六。非不能也。蓋以圓活為難耳。足下須潛心於此。才勝則詞流。學贍則辭典。為青為氷。是所望也。誰謂日本人必不能文乎。此真自暴自棄者也。諸晤言。

三

大明房屋高敞。銘旌貼孝堂之前。豎當楣。短小則不稱。限於官品者無譏焉。若得為之必極其量而後止。且此為親戚僚友所贈。誰肯㠯短小之物贈人取怨於喪主貽譏於他人。不佞在大明故未嘗計及丈尺。日本房屋低卑。若鈔尺八尺加附。但難施用。當量其勢而為之。且幅廣二尺。今之段與潞紬大約一尺六寸。最廣者一尺七寸。則營造尺亦無不可

且大明大老固亦有居於陋室者豈亦能建一丈幾尺之銘旌耶。看景生情。以通融之不必拘拘也。

與安積覺

汝前次書來。云尊翁恙稍可。故有呼汝登來之說。佐藤彌四郎回後。汝書於初旬到。又聞尊翁病革。飲食不進。亦謂或輕或重乃冬病之常。不料竟至不起。此人子終天之恨。汝雖年幼。凡可以自盡者。均不可草草。不然則他

日成人。有學有識。悔不可追也。我亦幼孤。苦痛萬狀。故知汝凄楚然孤獨子多病。豈不至毀而滅性。我前書致慶頃及彌四郎詳悉面言汝事。欲日瞑尊翁之目。汝必聞之矣。喪期五十日滿。儻無病可速速束裝前來。但前言必須與令親二三輩言之。毋忽。

答安積覺

三四日前。諸位皆來作賀。知汝得祿。恭喜之極。去此月餘即有此嘉慶。上公天高地厚之

恩。無能仰答。令祖立功於往日。而孫子食其禄。可見爲善蒙福也。令祖立功於他邦。而上公爲之錄其孫。未見疇勲之至於此也。汝宜勉之。送來鱒魚壹尾。領到謝謝。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策問

策問四首

其一

問。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誠千古之格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孟子誦法先王。

在孔門稱亞聖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他人皆當愛皆當敬也。何言之相戾歟。孟子猶私淑諸人。曾子則親炙聖門而獨得其傳者。何以於秦誓曰。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獨有取也。愛人者。煦嫗燠咻。謂之仁矣。惡人者放之流之。迸四夷則殘忍慘刻矣。乃亦謂之仁人歟。不獨曾子也。孔子亦嘗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久何前後相刺謬歟。或言仁者愛人之賢者而惡人之不肖者。然則顏子爲孔門具體而微。曾子爲傳道之器。而顏子簞瓢陋巷。葬而無椁。曾子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原思以樺爲冠。辟桑皮而紉之。鶉衣則百結也。豈孔子之力不足耶。魯衛賦粟。皆有常數。即季孫之饋。歲入亦且千鍾矣。孔子衣裘皆配邑。配物。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三高足乃一寒至此。其故何歟。諸生學古。思有獲也。即此現前瑣

胥之事。條對而通其理。余將採而獻焉。

其二

問。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與天下之所以望治者。宜無古今異宜。中外殊俗己。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然何以同際有周維新之命。同居青究咫尺之鄉。而治齊治曾或有不同。周公曰。不易不簡。民弗能從。何。又曰。解其瑟而更張之。然後乃可鼓也。聖人參生。道在天地

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則
先王之道尚矣。而先儒乃曰。是欲以結繩之
治理亂秦之緒也。而徐偃宋襄行仁義而敗
亡相踵。抑又何歟。漢家自有制度者伯矣。而
識者乃曰。乃翁以馬上得天下。一時輔相諸
臣。又皆厚重椎魯。大畧悃愊無文。遂使漢治
不能復古。至今傷之。予與氏有言曰。堯舜之
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夫道至於堯舜
極矣。而仁政乃如斯重且要乎。是故仁心仁

聞。民不能被其澤。法不可傳諸後。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總之兩言而決之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文武之政未墜於地。布在方策者。班班可考也。幸而處昌明之極運。不能更化善俗。而狃於淺近荒忘之談。一則曰如是已足。一則曰何必改作。所以誦詩讀書者。徒爲呫嗶之具。詠歌先王而已。豈不重辜先王之道哉。後有豪傑者起。將必非笑前人。因陋就簡。不能作新舊邦。其

又何辭以解之。願諸君子。據其素蘊悉心而
對。爲國家煥文明之治。著之史冊。垂爲典章
光耀萬代也。

其三

問。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周爲天統。
殷爲地統。夏爲人統。學士大夫。夫人而知之。
王者易姓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自古已然矣。
是故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
半爲朔。蓋殷革夏。周革殷。故不從其朔而改

之也。若失夏君以禪臣。猶子以繼父也。未有所革。則無有所改也。而何以曰夏正。上古遠矣。不可考矣。然以草木之勾萌剝落爲春秋。至於黃帝堯舜。皆制作之君也。獨不可指而數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但以寅爲正矣。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反累其歲之首乎。璇璣玉衡者斗也。斗柄東而天下皆春。既已察之。而乃昧其歲之首。時之首乎。正月上日。何月之正也。月正元日。何正之月也乎。攝位而告

於神宗亦曰正月朔旦矣。豈有嗣位十七年。一旦無故而改正朔乎。若然則夫子而行夏之時矣。又曰。之杞而得夏時焉。未曾曰唐之時虞之時也。其說必有所歸矣。諸生學於聖人。獨不聞食哉惟時乎。此爲政之第一義也。幸攄陳而明治之。

其四

問。禮夫人先卒。不赴於諸侯。不成喪。書卒不書薨。無論不書葬。不反哭於寢。不祔於祖姑

而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穀梁春秋以爲隱公夫人。然歟否歟。或以爲仲子也。隱讓桓成其爲夫人。而以赴於諸侯。是以王使宰賵之已。何以不書曰葬我小君仲子。九年考其宮何以不曰夫人仲子之宮。何與義例相刺謬與。禮。適士二廟。官師一。又曰。大夫三。士一。明乎士不得爲王父立廟矣。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

大夫牲。明乎其妻有廟矣。於禮果有合否。疏云。此謂始求仕而無廟者。禮或然歟。諸生學古入官。當先明禮義且研精六藝久矣。必知禮之所安其悉心以對毋隱。

○論

漢唐宦官論

爲邦之道。廟朝清肅。綱舉目張。冦攘姦宄不作。而民風愿朴。禮義興行。豈非人君之大願而治理之極則哉。然古來治日恒少。亂日恒

多君子不幸生於斯世。且一身係天下之安危。而作狂瀾之砥柱。更當永思其終。使寧輯無同流之恥。激揚無震竦之疑。斯爲善之善矣。愚每讀史。至漢唐之誅宦官。未嘗不廢卷而長太息也。夫宦官職任親近。日夕宮闈。諂媚母后。比暱姬妾。窺伺人主意向。憑城憑社。薰之則燔其木。灌之則敗其塗。漢不當藉之以威權。唐不宜授之以兵柄。禍己至此。誅之亦反。不誅亦反。無問愚智。而咸知之也。而古

今獨㠯其罪歸之陳蕃竇武李膺韓縯。及唐之文宗與李訓鄭注者何哉。蓋君子舉事一不當則宗社蒙其禍而身受惡名。竇武貪天之功。訓注憸壬傾側。固不足惜。至於陳蕃李膺頗立名字表表一時。文宗讀書求治。恥爲庸主。豈盡若史官之所記載。如鷹隼之悍厲。兒童之嬉戲。㠯致此酷烈哉。蓋事成則天下之善皆歸之。事一不成。則天下之惡皆歸之。理勢之必然者。漢不忍貴戚之專恣。初猶㠯

貴戚浣濯之。其後遂謀及於中官豎。拉殺梁冀。如狐豚腐鼠。而宦官驕橫。遂不可制已。譬猶去疥癬之疾。而毒入於膏肓肺腑也。諺云。疔之著人。在肉則割。在指則截。若夫癭麗於頸。而附於咽。不思所以消之潰之。不忍忿憤之氣。而求捷效於一割。內則有性命之憂。外則爲當世所非笑。甚不可不愼也。桓靈之世。名賢碩輔。比肩接踵。不能爲訏謨石畫。而決計於女主。終以婦人之仁。阻亂大謀。文宗

之朝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白居易固在也或間散或放廢而委忘於訓注撩虺蛇之頭蹈虎狼之尾失計固已甚矣其後袁紹大肆誅夷如薙草然濫及於無鬚男子崔昌遐乘時掩殺使無噍類皆不過二千餘人而止耳其禍尚至於此況有什佰千萬於此者哉宦官深根固蔕結連宮禁故不易除況有內自外無賢無愚無貴無賤共爲附麗者哉然則必不可去乎曰是有道焉人君日方富之年

操專明之斷。若能持之。曰堅定守之。曰安靜而行之。曰有漸。有罪不捨。有闕不補。彼官官不能產子生孫。行之數年。何患其不立盡。所謂過十萬之師於衽席之上。折百尺之衝於樽俎之間。天下之耳目不驚。而愚夫愚婦沸羹蜩螗之議論不起。無智名。無勇功。於都盛哉。顧乃為此。急遽苟且之計。身被汙惡之言。而廟社阽危。亦甚無術矣。嘗謂天下之勢。如人之一身。不幸而有疾。極重而不起。但當審

察脉理徐思拯救之方畧候其元氣稍復然後進之糜粥或補之或瀉之所謂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之說也若一旦投之附子金石以劫其內鍼砭灼鑠以攻其外必無幸矣更可異者漢患貴戚之驕蹇責官鬻獄作福作威而矯之以黃門閹豎卒之所以亡漢者宦官也唐患藩鎮之悖逆藉口軍將遥執朝權而矯之觀軍容監軍樞密左右神策中尉卒之所以亡唐者宦官也故諺有之曰前門拒虎

後門進狼茲則前門逐狐而後門進虎矣前車既覆而後人復踵其弊而增劇焉則甚可哀已然天下事固明白而易曉也而貿貿瞶瞶者方刺刺不休先儒有言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火未及然方且泄泄焉衆以爲安卽有智者私憂而過計則弱者怒之於色而強者怒之於言矣可勝歎哉

孫子兵法論

世以孫武子爲戰將者皆非也何以明其然

也。其曰道天地將法者。治國之良謨也。何謂天。陰陽寒暑時制也。何謂地。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何謂將。智信仁勇嚴也。何謂法。曲制官道主用也。至於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夫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以攻則取。以守則固。是人君立國。舍此又何求焉。若不得已而以正於天下。夫孰有逆其顏行者哉。王者之師不過如斯而已。而謂孫子爲戰將哉。北宮黝

者萬人之敵。撫劍疾視人莫敢迕。至今名湮滅不傳。孫子曰全國全城全卒爲上。破國破城破卒次之。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是果以戰陳爲先乎。卽於吳試勤宮人。可以爲兵與之赴湯蹈火而可是訓練之善也。若孫子者。可謂大將也矣。不特孫子也。咎犯之用於晉文管仲之用於齊桓皆此道也。孫子齊人。祗不過修明管子內政而已。卽太公爲千古兵家之祖

其所以用於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及其著書立言。亦不過如是而止耳。六韜三略者。非有異乎十三篇也。若不能用其民而區區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部伍進止。坐作擊刺。火攻水戰。用間用奇。則趙括之徒讀父書焉耳。何兵之足法哉。

○説

加賀中將菅原綱利字取益説

爲人君者。上而天子。以至於公侯伯子男。無

非取諸人以爲國者。廟朝宮闕。犧牲粢盛。無竢言矣。卽臺榭觀遊。皆取諸人以爲材。錦衣玉食。皆取諸人以爲養。至若取諸人以爲善則寥寥焉未有幾人。何也。是故取民之財用民之力。適其制焉。遂貽錙銖泥沙之誚。至於善。所謂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何莫之取焉。昔者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與人爲善者。故曰。大舜有大焉。然而善取者。取之天。善益者。益夫天下萬世。卽

耒耜之利。以敎天下。不取諸益。使天下獲耕稼之利。以養萬民。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矣。無方之利。誠天下萬物之綱也已。繇是而五敎。曰。衛匡直振德。皆所以紀焉者也。今天下人君之所爲。取諸其民者。皆損也。非益也。取人之財。益在帑藏。取人之善。以爲益。在一身一國。若夫取天之道地之利。則益在萬世。民惟恐其取之不多也。守之曰取益。亦以道之至大者。廣之爾。

源光圀字子龍說

龍也者。天之吏也。天穆清於上。無聲無臭。不能澤敷於下土。方不得不寄之內外大小百職事。以布天之令。如陰陽寒暑。時制氣候。風雨露雷。霜雪霧霰。各效其用。以奏其功。彗孛薄蝕。狂飈震霆。恒雨恒暘。流金鑠石。亦各因其類。以著其罰。而後成一太和之宇宙。是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者。視伯子男。是皆龍之靈爲

之也。然則龍固託處於巖谷絕澗水之淵泉而雲氣生焉。大曰成其大。小曰成其小。龍之爲靈。固昭昭也。有如天台雁宕。則有大龍湫小龍湫。河之南則有菊潭焉。周環一二十里。潭水如碧。間有葉飄墜其中。群鳥應時銜去。澄泓萬頃。一望無塵。是固龍之都也。瑜弱冠時。瞻仰中嶽。歷少室。其上有龍池焉。方數武耳。非池也。名之爲池。甃之。曰甃居。恒不蓄水。其中有穴如井。寺僧不度而汲。龍興則水溢

而爲池井則龍以爲宮焉。井泉清洌甘美。大澇固不增也。亢旱亦不減。自古及今。無有敢測其深廣者。中居老龍一。率其小龍五。各如其方色。皆子龍也。春夏之交。遊人好事者。賫香楮拜懇。則井中有氣。升騰如縷帶然。稍上漸張如篷。其末益大。有一龍遊於雲霧之中。長僅尺餘。蜿蜒飄忽。但見其形佀而已。不可迫而見也。少選仍歸井中。烟氣散池水涸。凡出皆小龍也。老龍則深居而簡出。先是有洛

丞龍同知者。聞之亦爇香虔禱。五小龍皆已送見。乃欲求老龍一觀。龍遂爲之伸一足。勢如攫拏。又懇。神龍爲之見其尾。其長數仞。神光璀璨。已非池中物矣。而洛丞必欲見其全。叩拜不已。老龍砉然而升。井中水一時溢湧。崩轟噴射。懷山襄陵。山之下數里。而遥不雨而水深三尺。禾苗盡偃。人畜奔狂。洛丞亦遂驚殞。至今爲構一小祠。肖其像於池側。亦所以昭戒也。後月餘。瑜燕於高文襄中玄公所

日甫昃忽爾晝晦其僕報曰西南隅望樓黑雲密罩咫尺不辨物色又一小童曰雲中都是火光直透式記曰此事大奇座無他賓瑜請撤席主人曰無害此樓四面皆磚石無可焚灼項之烈風驟雨爆爆震電復報曰有一龍自牖中出騰雲而起此時僮僕驚怖奔走倉皇未知其爲應龍虬龍也命一僕登樓審視久之復云樓門封鎖嚴密樓之上下空洞無一物樓北二牖一牖平昔不扃不閉凝塵

厚寸許。毫無蹤跡。無可見也。雨霽時已下晡
瑜即告歸。次日相府遣一紀綱來白曰。昨日
之龍起自牖間。窗外僅損一甓。遽使人謝去。
不諗其詳。又三四日後。燕前所大兄錦衣君
曰。前日龍之出處。無可搜求。物物皆如故。視
畢。諸弟悉已下樓。我獨凭牖遠眺。顧見窗口
一磚漸昂。半掀之則已損。龍正蟄於其中。取
而視之。磚之下有形。泥之中有象。宛然一模
範也。徑三四寸。蟠旋約可尺許。此又其最奇

者也。因歎曰。龍之神。乃至於此乎。是猶所謂放之彌六合。卷之藏於密也。夫膏澤布濩。資生萬物者。本乎仁。奉天之令。致天之討者。行乎義。龍以仁義爲德。龍之所以爲靈也。龍以風雨雷電。煙雲雰霧。變化無方者。著其靈。人君以爵賞刑威。生殺予奪。榮辱不測者。神其用一也。昔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御曰。君何爲式。文侯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曰然。然非有土之君也。君奚爲式。文侯曰。吾聞

段干木不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國。段干木光乎仁。寡人富乎財。段干木富乎義。吾聞地不敵仁。富不敵義。寡人安敢不式。古之明君。尊德樂道之如是。是以得賢而爲之輔。則雲之從乎龍也。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仁也。又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義也。然則龍非仁義無以爲靈。人君非仁義無以爲國。昔者趙簡主是已。欒徼事之六年。給使又甚材也。

一旦悉明其罪。而明法飭法。得仁君之大道焉。義也。揚由事君五去。下士差與爲伍。今按差與疑當作蓋與一旦舉以爲相。而不疑。有知人之濬哲焉。仁也。仁義兼施。賞罰明允。國以大治。於是南威齊楚。西抗強秦。赫奕乎其有光也。是故進賢也。則曰帝以不蔽。討罪也。則曰恭行天罰。其心兢兢焉。有賢不敢棄。有罪不敢赦。毫不敢以私意行乎其間。猶之乎龍之爲天吏云。

文體但記。但序。殊不但說。然說之意。即寓於敘事之中。固當是說也。

此題其體膠合。況言龍則曠蕩而易致於荒唐。合之君德。則龍統而易涉於僭擬。若欲以龍德合之諸侯。又不礙上礙下。自媿學荒識陋。委難著筆。之瑜自評。

源綱條字九成說　幷序

世子閤下。會當冠祚之吉。之瑜承乏奉樽之賓。賜醴既將。敬名伊始。大名綱條。謹字

之曰九成。順成德也。親賢樂善。保大定功。
好問好察。繼志述事。以祈黃耇無疆。受天
之慶。

虞書稱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豈非以聲音節
奏。悠揚容與。笙鏞搏拊。歡欣和樂。翕純皦繹
粲粲焉如貫珠。從律成文。井井然。以立辨是
故耳目聰明。心氣和平。唱歎清濁。代相爲經
故能致靈鳥來儀。蠢茲率舞。豈非執中以爲
本。務生以爲基。溥博廣厚。高朗代明。錯行震

動噓煦潤澤始條理爲知終條理爲聖合九
成而爲一大成軼咸章駕濩武是故千六百
年之後猶能使聖人心聆神往經時之久猶
忘食味不能㠯言語形容徒曰盡美盡善而
已后夔之技爲樂乃至於斯乎是皆其條目
也必有爲之綱者焉大舜㠯大孝之德側陋
外聞登庸熙載則克盡其爲臣重華受終則
克盡其爲君六府脩三事治九功敘九敘歌
是㠯維德動天無遠弗屆是㠯好生從欲洽

於民心。能使天下後世觀者聽者莫不欣欣而興起焉。豈非至誠之感神乎。是故延陵季子喟然而歎曰。觀止矣。雖甚盛德蔑以加矣。非然者。后夔雖聖於樂乎。豈能釋其囬而增治定功成之美哉。然舜之德。何以遂至於斯極也。譬之臺然。九成之臺。亦天下之大觀也。矣。是果不日而成之。一蹴而可至乎。其始基之也。簣覆一簣矣。因乎丘陵。進進不已。是猶積德累仁。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至於斯也。

專其心。致其志。非類之徒。無誓之言。勿使得撓其慮。逆欲之端。不急之務。勿使得紛其心。業積而不渝。功高而愈奮。有爲者若是。故能迥出雲表。俯瞰萬物之如斯也。若夫爲山未成。功虧一簣。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徒使有識者。愛莫助之。咨嗟歎息而無已。豈能爲法於天下。至於斯極乎。事誠在吾。是曰君子必要其成也。

赤林重政字尊五說

聖人諄諄焉重德不重政者。蓋見當時徒文具。大失先王立法之意。故爲此補偏救敝之論。後儒偶見曲說。遂謂煦嫗足以治天下。而政教可廢。不惟不達聖人之旨。相率而禍天下者。必此人也。孔子歎美子産。以爲古之遺愛。然亦謂爲衆人之母。能食而不能教。孟子譏子産惠而不知爲政。可知也。獨不聞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乎。獨不聞徒善不足以爲政乎。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乎。獨不聞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乎。獨不聞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乎。獨不聞堯舜之仁。不偏愛人乎。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總之蘊之於躬則爲德。設施於事則爲政。無仁德以爲之本。則爲徒法。無政以治張弛以紀綱之則爲徒善。二者相須而行。不可偏廢者也。夫爲政。至於居所星共。則時雍風動。篤恭而天下平矣。其盡善盡美。孰大於是。是故惠焉而不費。欲焉而不

貪。勞焉而不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五者非甚盛德。曷足臻此。而謂所重在於政乎。吾故字之曰尊五。蓋進吾子於德也。吾見今日之說。不特此而已也。非禮而謂之禮。非義而謂之義。買其櫝而還其珠。賢者爲而不肖者議。可勝歎哉。

赤林氏名重政。而問字於余。余既字之矣。又爲之說焉。蓋以吾子質性淳良。行將有政事之任。恐未聞君子之大道。而水以濟

氷。余故詳論之。以廣其意云爾。

奥村浚明名徳輝説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今原於尊翁之名。以生足下之名。以著禮之效也。禮曰。禮也者。動於外者也。又曰。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徳輝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足下顧名而思義。則自處必審矣。是以名曰徳輝。

清原李敬名務本說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守之本也。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然則敬身敬之本也。君子從事於本敬。功要而行立。操約而用寡。從事於末。則雜施而無緒。勤苦而難成。故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清其原。務其本。其德有不成者乎。從事者。務之也。清其原者。知也。務其本者。行也。如是則萬事萬物。

均於此棄篇焉。可不知所務乎。事親守身敬身之統於一敬。亦猶知仁勇之歸於一誠也。

野村重直字遂初說

人之初生。無有不直者。孩提啼笑。愛親愛兄莫非天性。循而弗失。雖此而大人不異矣。奈何知識漸開。詐偽緣起。習染日滋。眞淳日斷。赤子之心。盡爲外物所鑠。誠能惕然改悔。自遂其初則其直如矢者。反身而具足矣。

今按舊稿足矣下有靖節舊琴無絃云云五十三字第十八卷所載琴研銘全文也

蓋録送舊稿時失其題誤接續于此故今刪之而足矣下文意不完疑有斷簡然無所考補

原慶順名善長說

吾子姓原字慶順。今欲於姓與字之間而為之名。原者高平也。諺曰根原曰本原。蓋原者乃根極之處。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元與原義理相通。善長者仁也。孝弟也。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宜名曰善長。仍其舊字曰慶順。

下川三省字宗魯說

飾利輕浮。均非載道之器。捷給儇巧。必無成德之人。孔門獨得其宗。乃屬曾氏之魯。而穎悟者不與焉。至於亟稱顏淵。不過曰如愚不愚而已。故字之曰宗魯。吾誠有大望於爾也。

夢梅說

余門人下川三省。彌月之時。其先慈夢梅而生。夫梅者百花之魁。而其實濟鼎鼐之用。而且骨幹凌霜。清韻開泰。其非凡卉可知矣。子

果能明發不寐。念昔先人。則貞下起元。必有資於世用。若徒隨風開落已爾。則與凡卉萎地矣。棘心之吹。不大負乎母氏勞苦哉。下川生感母氏之先兆。欲曰夢梅名其齋。意存乎觀感矣。吾思人不曰夢靈夢乃曰人靈耳。昔嶺南柳氏子名夢梅。有不在梅邊在柳邊之句。亦曰誌感也。其後文名甲天下。科名躬多士。為宋南渡偉人。是豈區區曰夢靈者乎。

五十川剛伯字濟之說

禮二十而冠。冠而後字之。尊其名也。子今年二十。合於當字之禮。且初學於我。而屢以爲請。子姓源氏。五十川。發而爲源。流而爲川。皆至柔也。傳曰。水至弱。民狎而玩之。名爲剛伯。伯者長也。是剛之最者也。二者固宜有以調劑之矣。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易曰。水火相爲用。既濟剛柔正而位當也。故字之曰濟之。濟者水火之德也。而濟之者。則人士之力

也。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茲以令月吉日。字爾以德。爾尚棄爾幼志。以順聖賢之則。夫勵志不撓者。剛也。自強不息者。誠也。內文明而外柔順者。柔也。則亦進於正直而平康矣。彼外爲陵厲之氣而內實荏苒者。倒行而逆施者也。煦煦嫗嫗。一於巽軟者。乏陽明之德者也。三者於何取法而傚之哉。

今井可汲名弘潤說

語曰。河潤九里。是河以長源巨浸。其潤之弘

也宜矣。今井木上有水。津潤上行。陽剛中正。及物爲功。君子曰勞民勸相。故曰潤其出也。有源而不竭。井養而不窮。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不弘而能如是哉。是所謂有孚元吉也。故名之曰弘潤。

守元字說

元者於天之道爲陽爲子。於人之德爲仁。分爲君而形體爲首。書曰元首明哉。傳曰。元者善之長。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先賢曰。冬至

子之半。下陽初復。又曰。貞下起元。是故元者天
地之心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守其元者也。
生知安行者也。然天下生知安行者。希世而
一人焉。其餘皆學知利行者也。又其次則困
知勉行者也。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故曰復也。
學者誠能復其初。則貞之下可曰元。而明德
可曰明。其與生知安行者有異乎。儻復而仍
與之剥。明而仍與之蔽。此其際亦危矣哉。守
之乎。

伯養說　爲加賀守鍋島直能作

峭城守朝散大夫藤公名浩。号居於櫻岡也。別號櫻岡。名浩之字曰伯養。因請余爲之記。余乃先爲之說而可乎。蓋古之名賢。其名其字。類皆有說焉。如軾之與轍。戒也。六一之與樂天。志也。茲之所爲養者。戒乎志乎。余請得臆度而推原之。修而致養者。能經鳥伸。納新吐故。養生家之所爲也。非此之謂也。進而有涵養之功矣。涵泳舒徐。不隨不激。含章藏垢。

不惠不夷。自好之士之所能也。非此之謂也。又進而有保養之道矣。節飲食。嗇嗜欲。喜怒不攖其心。好惡咸付諸物。君子之有德者也。非止於如是而已也。又進而有存養之道矣。生而有本。睟盎喩於四體。直而無害。剛大塞乎兩間。儒者之獨善者也。夫養至於氣。養斯大矣。心既存而性斯養。集其義而志已持。顧不大與。然君子之一身。上以承天之明命。下以作民之父母。是故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

下奉一人。獨行其道。非平治之規也。澤不下究。非容民蓄衆之理也。故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然百姓顛連無告。而吾之耳目有限。晚世理弊多端。而吾之智慮難周。勢不得不藉賢人君子相助爲理已。賢人之處心也公。而持身也廉。公則生明。廉則生威。明日燭闇之隱。威日銷奸宄之萌。如是則賢人之耳目。皆吾之聰明。賢人之智慮。吾之睿聖。則己登斯民於袵席。而保之如赤子矣。養賢以及

萬民。古之人豈欺我哉。然賢人明哲知幾而不撓不屈。不可以好爵縻而飲食豢也。交之不以誠而接之不以禮則不可得而用也。故交以道。接以禮者。所以養賢之道也。公其豫所以養之之道哉。需其用而將伯以助予無及矣。然余知公之能養也。余以管窺之僅得一斑。而已知全豹矣。余門弟子下川三省。寒畯之子。僅能隨俗呫嗶數卷爾。非有頭角之崢嶸也。公慕悅聖人之道。特拔此子而令從

學於余可謂登明選公矣非徒給之筆札助其攻苦而已凡飲食凡衣被凡居處使令諸凡所須之物無一不出於公之藏府世有養之如是者乎此子方弁弱未知其為干霄之豫章叢生之棘也而凱風之長養迺如是其至耶夫凱風者夏也夏者大也公惟不得賢人而與之則已既得賢人而與之有不盡所以養之之道哉周公曰好士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而後知是非之所在故能正

吾心以定天下。愼毋以暫驕士哉。夫以周公之明聖必好士而後知是非之所在。今也爲民父母者。當審其養之之道矣。愼毋養其樲棘而舍其梧檟也。愼毋養小以失大也。

天地君親師說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事父孝則事天明。今人生於天而不思天所以生。是不畏天也。畏天者畏彼蒼蒼之天曅曅震電已哉。詩曰。天命靡常。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天之所以命

我者大則我之對越者自不得輕上承其命内明其理故曰不媿于人不畏于天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孝經曰事母孝故事地察地振河海而不洩生百穀以養人故又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人日履之而不知其德日食焉而乃忘其勞是可謂之察乎雖然柔順直方坤之德也卑牧定傾地之道也因地之利而君子則之亦所以為孝矣存三之誼君成之五常之道君始之故君子事親孝忠可

移於君。然則君也者。不獨公侯卿大夫之所盡命。抑亦庶人之所請共也。今按請字疑訛。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又曰。元后作民父母。是故夙興夜寐。謹身節用。忠之屬也。故曰。資於事父以事君。義而後其君。猶之不孝也。夫孝子之事其親。一擧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止於養其口體而已。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其存。誠謂養則致其樂承歡而聚順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然

而許世子止嘗藥不謹。身喪而名滅。故曰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禮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終身。心喪三年。師之道不綦重哉。雖然乾稱父。坤稱母。共道何以承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共道君臣二句疑有脫誤其道何以明。記曰。父生之。師教之。君令之。道等於所生。其必有以矣。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均有藉乎師也。烏而不重哉 烏而疑當作烏可

自評。此文雖分五段。然總是一意。中間通

以孝字貫之。蓋孝爲百行之原也。師者立教明倫。統承天地。故第五段總包前四段在內。讀者須自理會。主敬是一篇骨子。却一字不露。中間更有主意在。明者當自得之。今按此文多缺誤脉絡不貫穿。然無所考定。

書劍堂說

古無所謂文武也。或曰乃武乃文。允文允武。此古之所以誦帝王者。何謂無文武哉。曰。非謂無文武也。文武之道。無所分也。君子之德

欽明者為文。剛健者為武。無從得而分別之也。出則攘除冦賊。入則鎮撫國家。是故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春秋時大國三卿。小國二卿。總師旅則謂之將。明辨諧則謂之相。無所謂文武也。如曰某將上軍。某佐之。某將中軍。某佐之。皆卿也。而後世始分門別戶。故經生學士。羞稱紈袴。長鎗大戟。安用毛錐。遂相惡之如氷炭。然豈理也哉。迨至射不穿札。雅歌投壺。相傳以為美談。劉元海病隨陸

無武絳灌無文。其志甚偉矣。宜乎書劍之以名其堂也。內以詠歌先主。外以肅清邊圉。亂則攘揚威武。治則黼黻皇猷。寧有量哉。項羽言書足以記姓名。劍者一人敵。不足學也。豈知書劍之義者哉。

孝說

爲伊藤友次作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以孝而已。夫豈無他道之可言哉。蓋以孝之道。大而能周。約而能博。微而能著。積厚而生生不息。足以與天

地而無敵也。譬諸樹木之有根本。黍稷之有嘉種。枝幹節葉華實。無不具於此焉。君子豈不濬其源而徒沿其流乎。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豈惟仁哉。人心之德。盡於仁義禮樂智信。仁之實爲事親。義爲從兄。而智爲知斯二者。禮爲節文斯二者。樂爲樂斯二者。又曰。事親弗悅。弗信乎朋友。然則千變萬化。皆所以發明此孝弟。而弟又所以廣其孝也。若舍親親而後言仁

民愛物。是之為恃德。是之謂不知務。況敢言仁哉。然則孝者。止於事其親而已乎。曾子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故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誠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曰顯父母。是曰為孝之終也。昔者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曰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孝。先意承志。

諭父母於道。參直養焉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曰。亨孰羶薌。不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曰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是三者皆立身行道揚名之則也。或曰。是皆爲孝之道。敢問其目而可乎。曰。唯唯。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

養之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
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
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曾子又曰。往而不可還
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
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
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其存也。孝經曰。愛親
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樂正子
春曰。一擧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
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

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羅子曰。予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予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感愴生焉。悲痛萃焉。則滿腔皆惻隱矣。凡此非學不能及也。而近溪羅子又曰。於此不著力理會而言學。是遠人以爲道也。縱是甚等聰明。甚等博洽。甚等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

充不丟。不止。推充不丟而已。即身心亦受用不來。善乎其言之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四海。無所不通。故曰孝之爲道大也。孝之爲道。治乎天下之極則。非止於獨善其身而已。君子可不知所務乎。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